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六十二至六十四下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陳　埔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録監生臣李鳳丹

前漢書卷六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右史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燿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唐虞之際紹

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師古曰失其所守之職也司馬氏世典周史○宋祁曰浙本此句無司馬氏三字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晉中軍隨會犇魏如淳曰左氏傳晉偽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譟而還時也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而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為秦所滅號為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

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張晏曰司馬喜為中山相在趙者以傳劒論顯服虔曰世善劒也師古曰劒論劒術之論也論音來頓反蒯聵其後也如淳曰刺客傳之蒯聵也師古曰蒯苦怪反聵五怪反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當先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千各反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為郡守錯孫蘄師古曰音祈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蘄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為將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師古曰郵音尤葬於華池晉灼曰池名也在鄠

縣師古曰晉說非也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非鄠縣蘄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為武臣之將也○劉攽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師古曰項羽封卬為殷王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師古曰懌弋赤反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蘓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蘓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

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劉攽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在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儀注所謂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衛宏所說亦不可謂之全非宋祁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有此言邪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即律歷志所云方士唐都者受易於楊何師古曰何字叔元菑川人見儒林傳習道論於黃子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師古曰誖惑也各習

師法惑於所見誖音布內反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宋祁曰越本無曰字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跡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也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是官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礙也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易變也墨者儉而

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難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劉向别録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古贍字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千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

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字與逸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揵嚴君平曰折關破揵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二義並通揵其偃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黜聰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嚴君平曰黜聰棄明倚依太素反本歸真則理得而海內鈞也師古曰黜廢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師古曰蚤古早字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

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師古曰經常法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究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采椽作木也茨音疾兹反采音采又音

菜飯土簋歠土刑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飯音扶晚反簋音軌歠尺悅反糲粱之食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辣師古曰食飯也○宋祁曰景本糲作糲注同越本糲音賴藜藿之羹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夏曰葛衣冬曰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宋祁曰越本共作法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人家家皆得足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

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剸讀與專同又音章兗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功利大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

用師古曰任自然也 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 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以為教但執其綱而已 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充也音竹仲反 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黑白迺形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也

混音胡本反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宋祁曰浙本所字下有以字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為長也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蘓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泰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

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如傳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柯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水名在地理志汶音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懌阸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反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卭筰昆明師古曰筰才各反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

地也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讀曰豫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

召之風師古曰召讀曰邵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一曰爰於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紬謂綴集之音

胥鑽與匱同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時述史記也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勾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

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服虔曰仲舒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退也討治也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宋祁曰淳化本作長於變化予凖書記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見注中有化字誤足之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師古曰道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説非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

忽言滅乎學者又為曲辭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辭並在劉向傳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故易曰差以豪氂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辭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

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經常也為人君父者〇宋祁曰浙本無者字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猶被也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古曰為臣下所干犯也一曰違犯禮義也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

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師古曰唯弋癸反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虙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虙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

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劉攽曰言於穆清遂不成文理穆清天也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止也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言也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師古曰力勤也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

述隳先人所言師古曰隳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宋祁曰本無世字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紲師古曰纍係也紲長繩也纍音力追反紲音先列反廼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辠夫師古曰喟然歎息聲也音邱位反○宋祁曰浙本辠字下有也字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

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衆篇各別有辭班氏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繼五帝末流之後乃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

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

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所生遝謂同母者為一宗故云五宗也　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

閶反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蒯成侯周緤也蒯音普肎反又音陪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

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吴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

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絶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鐀玉板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版畫為文字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彬文章貌彬音邠間音居莧反自曹參薦蓋公

言黄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師古曰纂讀與撰同○宋祁曰纂當作篹曰於戲師古曰於戲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於讀嗚虖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而俗之讀者随字而别又曲為解釋云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通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尚書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不可一二徧舉之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兹著

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難以明辨故作表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師古曰俶儻大節也俶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

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褋謂裳下褋李奇曰藝六藝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宋祁曰越本補字下有闕字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藏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以竢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竢古俟字遷之自叙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前皆其自叙之辭也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耳而十篇缺有録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奉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言其舊交也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墾若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讀曰疲○宋祁曰者字下當有之字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顧思念也尤過也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己者設欲修名

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為音于偽反葢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絶弦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何則士為知已用女為說已容師古曰說讀曰悅○宋祁曰浙本容字下有也字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應劭曰由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汙也書辭宜答師古曰宜早答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又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也孟說

是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文穎曰卒言急也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卒音千忽反○宋祁曰越本注文文穎曰卒言倉卒與此不同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怨以度已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雍薄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師古曰懣煩悶也曉告諭也懣音滿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間久不報也○宋祁曰浙本不字上有久字僕聞之修

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宋祁曰浙本列字上有而字故禍莫憯於欲利師古曰憯亦痛也音千敢反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恥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宋祁曰越本無世字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服虔曰趙良賢者同子驂乘爰絲變

色攄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竪○宋祁曰浙本事字下有有字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師古曰忼音口朗反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所以自惟師古曰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師古曰效致也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師古曰搴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搴音騫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

尊官厚禄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曩昔時也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隷在闒茸之中師古曰闒茸猥賤也闒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桀也闒吐合反茸人勇反迺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卬讀曰仰信讀曰伸列陳也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宋祁曰越本尚何言哉無復句余按太史公語多重復此自一體不可削也尚何言哉且事本

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如說失之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

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師古曰狥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遘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釁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麴孽之孽一曰齊人謂麴餅為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師古曰挑音誂

師古曰音徒了反卬億萬之師師古曰卬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劉奉世曰匈奴乘高攻故曰卬也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傷不給師古曰給猶供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遁逃徼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孟康曰沫音頮李奇曰拳弩弓也師古曰沫古頮字頮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頮冒犯也首嚮也沫音呼內反字從水未之未拳音丘權反

又音眷冒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讀者乃以拳擊之拳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師古曰自絶吉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

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眥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眦音才賜反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毁壞也音才汝反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作惓惓字音義同耳列陳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

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隤之也師古曰隤墜也音頽而僕又茸以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劉奉世曰茸讀如闒茸之茸重為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師古曰螻螻蛄也螘蚍蜉也皆蟲之微小者螻音樓而世又不與能死節

者比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縈反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鬄音吐計反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

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穽掘地以陷獸也音才性反]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埶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師古曰槍音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埶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在刑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

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即見囚執械謂桎梏之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嚮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師古曰伯讀曰覇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埶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

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闇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宋祁曰越本勉作免非僕雖怯耎欲茍活師古曰耎柔弱也音人阮反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

決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聓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隷者師古曰應説是也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宋祁曰左丘當作左丘明疑脫明字孫子臏脚兵法脩列文穎曰孫子與龎涓學而為龎涓所斷足師古曰臏音頻忍反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藝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韓

非囚秦說難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氐歸也音丁禮反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將來之人見己志也及如左丘明無目○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師古曰見胡電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師古曰稽計也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

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宋祁曰上流上字景本越本並作下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

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俛仰以通其狂惑師古曰湛讀曰沉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瑑師古曰瑑刻也音篆曼辭以自解如淳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官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宋祁曰越本無至字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篹之師古曰篹與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黄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宋祁曰舊本以字上有是字又篹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宋祁曰注文當云與秦為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摭拾也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如淳曰梧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抵觸也梧相支拄不安也梧音悟音之亦反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頗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

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録應劭曰言其録事實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是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前漢書卷六十二

前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司馬遷傳晉中軍隨會犇魏注師古曰未詳遷之所說○臣召南按奔魏史記作奔秦是也漢書本誤作魏耳又按隨會奔秦時未爲中軍將也史文以後官冠其名

錯孫靳○靳史記作蘄又昌生毋懌史記作無澤

神形蚤衰○蚤衰史記作騷動又因物興合史記作因物與合

遷生龍門注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云云○臣名南按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即遷所生之地師古注所云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者也龍門一山跨河故注先言東岸耳秦州應作泰州唐武德元年於隋汾陰縣置泰州二年徙治龍門此龍門縣在漢為河東皮氏縣地與夏陽隔河相望今曰河津縣非遷所生地在西岸者也

遷報之曰少卿足下〇文選起句作太史公牛馬走司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此篇字句與文選多異助語
辭亦多不同今但依漢書各本校正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〇臣名南按文選作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下
甚順
俱居門下〇文選注云謂同為侍中官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〇臣名南按

呂覽為不韋相秦日著故能懸之市門即韓非書亦在遊秦之前也此書大意言二人身雖遭難其所著作已傳當世耳下文為自已發憤著書比例故專引

孫臏卭明

且負下未易居○文選作負累之下未易居似較此文為明顯

前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六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閎閎音宏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厲王

胥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謚法暴戾無親曰剌剌音来曷反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師古曰髆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禖師古曰禖求子之神也解在枚皋傳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師古曰祝禖之祝辭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師古曰少壯者言漸長大也少讀如本字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

三等師古曰娣音弟産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别也師古曰進者皇孫名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

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黄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辟讀曰避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在京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宮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

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閒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氏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娙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廄皇后車馬所在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

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廼斬充以狗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宋祁曰不肯越本無肯字上怒甚羣臣憂懼不知所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

迺孝順隂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言不當其意也中音竹仲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孝已伯奇並已解於上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適讀曰嫡承萬世之業

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師古曰蹵音千六反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師古曰鬲與隔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師古曰逋亡也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樂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

（變白作黑讒人搆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充宜得罪也）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所以斫人如今莝刃也音膚）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之畀音必寐反唯陛下寛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道天性之親也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臣不勝惓惓師古曰惓讀曰券解在劉向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虢州閿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臧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閿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也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

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鬬死皇孫二人皆幷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韋昭曰邗在河内師古曰為其解救太子也邗音于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晉說是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田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横橋上孟康曰横音光師古曰即横門渭橋也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

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來歸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閿鄉之東基趾猶存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尚馬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苑名也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則二皇孫也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王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

號謚歲時祠其議謚〇宋祁曰楊本云多歲時祠其議謚六字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師古曰閑猶限也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如淳曰親謂父也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

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閿鄉邪里聚為戾園孟康曰閿古閺字從門中旻建安中正作閺師古曰旻舉目使人也旻音許密反閺字本從旻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迺音汝授反蓋失理遠耳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歳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閎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師古曰張湯）廟立子閎為齊王（師古曰於廟授策也）曰嗚呼小子閎受兹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道而立子為王）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共讀曰恭言敬聽我詔）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

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和之德則能終天祿者也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乂治也與讀曰歟閎母王夫人有寵閎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

燕剌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土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葷粥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服虔曰葷粥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甿音萌師古曰虐老謂貴少壯而食甘肥賤耆老而與粗惡也獸心

言貪暴而無仁義也甿庶人薰音勳鬻音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徂往也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宋祁曰別本三十並作三千誤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薰鬻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劉奉世曰匈奴徙漢奴北州以妥孟康曰古綏字也臣瓚曰妥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妥音他果反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服虔曰棐薄也師古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毋廼廢備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王其戒之旦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

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少則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之往也）以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師古曰郭廣意）問帝崩所病（師古曰因何病而崩）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莋宮（師古曰莋讀與作同）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

時不出臨師古曰臨音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葢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斥開也封泰山禪梁父廵狩天下遠方珍物陳於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裦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

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長於是為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勅同飭整也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為燕國言以久遠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於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

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撟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撟正也章表也撟與矯同其字從手也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

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摇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敺師古曰敺與驅同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黄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為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僭為之皆號侍中旦從相

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缾侯菑川靖王子也缾音步丁反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缾侯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

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宋祁曰浙本輕字上有然字）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近狎作亂内外俱發（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趙氏無炊火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絶祀也）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

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畫也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師古曰間音工莧反令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為典屬國師古曰亶音但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宋祁曰又將軍浙本作又聞大將軍道上

移蹕〔如淳曰移猶傳也〕太官先置〔師古曰昭紀云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又云上曰朕知此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旦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来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

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正讙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讙譁也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本無泉字厠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厠養豕圂也圂音胡困反烏鵲鬭

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鴈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

之名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幕鬄歷幕挂岸也臣瓚曰寘塞溝渠師古曰瓚說是也寘音徒千反骨籍籍兮已居師古曰籍籍從橫兒也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為

歌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延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絶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劒推鋒師古曰樊噲酈商曹參灌嬰等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内

師古曰菑古災字　當此之時頭如蓬葆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師古曰草叢生曰葆音保○宋祁曰浙本注文頭字上有服虔曰三字　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師古曰言若四肢之一也　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人謂先人　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主醫者也屬音之欲反　謝相二千石奉事

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謚曰剌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〇宋祁曰二十年浙本作二十九年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兹赤社建爾國家

封於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劉攽曰多一世字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彊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内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遥反烏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祗祗敬也兢兢順也言當慈惠於下忠順於上也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遊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脱之貌也惟法惟則師古曰言當依法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無有作福作威也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師古曰言宜戒慎勿作福也令後有羞辱之事也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空手搏熊彘猛獸動

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戸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戸賜錢二千萬黄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劒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覬音冀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師古曰見女須云武帝神下故伏而聽之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即

楚地之巫山也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為因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等師古曰寢古浸字也寢漸也益也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命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亦饋字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

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案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絶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訊問也○宋祁曰浙本鴻臚字下有卿字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誠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

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名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宋祁曰注文當云皆其女名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鄉亭驛待以答詔命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死無假勞心懷悲戚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為樂亟韋昭曰悰亦樂也音

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為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無懽怡不得久長也喜音許吏反亟音丘吏反蒿里名兮郭門閱師古曰蒿里死人里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徭役得顧庸自代也逝合韻音上列反左右悉更涕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工衡反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父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宋祁曰姚本父作及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謚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

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師古曰共讀曰恭三年薨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後立孝王子守○宋祁曰後立姚本作復立是為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令為喪主璽書

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后璽書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史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丙吉也中郎將利漢師古曰不知姓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鳴聲長者也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至湖師古曰即湖縣使者以讓相安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人也師古曰讓責也安樂告

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音之欲反其下亦同以湔洒大王師古曰湔澣也洒濯也湔音子頻反洒音先禮反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師古曰捽持頭也衛士長主衛之官捽音材兀反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喉咽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帳

哭帳也師古曰是謂此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讀曰嚮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宋祁曰浙本後作復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

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令遂遂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卬天歎曰不祥何為數来師古曰卬讀曰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説師古曰説讀曰悦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内自揆度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師古曰浹徹也音子牒反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中音竹仲反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師古曰汙濁也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祅

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瓦大瓦也）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至於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師古曰已解于上）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師古曰詭猶反）皆放逐之臣當

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内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来過客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察令警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著明也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内食物師古曰每旦一内之它不得出入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妄有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

徃来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迾遮也鄧展曰令其宮中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為卒也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反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蘇林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晉灼曰柱後惠文法冠也但言惠文侍中冠孟說是也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於首也牘木簡也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

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閲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之子女名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師古曰羅紨其名也紨音敷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

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師古曰於法不當然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廼下詔曰葢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絶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戸師古

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

陵令臯亭是也廖音聊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師古曰謂一國之始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師古曰上謂由上其名於有司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絶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絶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

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劉奉世曰按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至元朔元年春戾太子始生贊殊為乖誤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偃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頟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宋祁曰一本無下秦字

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屏牆也解在五行志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歛也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

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前漢書卷六十三

前漢書卷六十三考證

戾太子傳上為立博望苑○三輔黄圖曰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

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注中廄皇后車馬所在也○胡三省曰廄者天子之内廄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廄之寶馬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

有司奏請禮為人後云云○臣召南按韋元成傳此議本始元年丞相蔡義等所奏也後八歳有司復言禮

父為士云云元康元年丞相魏相等所奏也

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顔炎武曰此文云爾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此兩牧而未貫通者也

燕刺王旦傳三十有二帥○臣召南按事見霍去病傳上嘉去病之功曰渾邪王及厥衆萌咸奔於率降異國之王三十二

大獵文安縣○顔炎武曰上文言武帝時旦坐削良鄉

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褎賜燕王益封萬三千戶然則文安之仍屬於燕必在益封之後也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叅考得之

廣陵厲王胥傳孝武帝下我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也

昌邑王賀傳徵王乘七乘傳○胡三省曰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

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通鑑考異曰傳云無頭五行

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傳誤也

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臣召南按此嚴延年即公卿表地節三年所書之執金吾延年與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者不同

前漢書卷六十三考證